四大家韓柳歐蘇

歐文
八三九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大家歐文忠公文選卷之八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叅定

碑銘墓誌銘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眞定人、後世葬河南洛、而洛分入於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

兵法甚謹　批

武康公事太宗皇帝隸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勤報郵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洛男子張洪霸聚盗二州間歷年吏不

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鄆道中賊黨爭前邀刼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眞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卽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

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僉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

擧止言色如平時惟不𢌿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
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
難得
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
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
公爲保靖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
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靖軍節度使
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
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
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眞定府定州等

妙算真大雅王公之兵可耳今日邊將奇使虜見否

路諸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日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

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

猶有生色不减史遷

名言

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讙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

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

自國家西定河湟非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
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
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
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
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
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于出入
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
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
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邢國

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內殿崇班蚤卒次曰咸英供何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曁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

○○○○○○○○

恩均令弈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

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右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庭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與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耇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茅鹿門曰紀武恭公本末甚悉

徐文昭曰武恭之用兵如棘門細柳之軍謹以密

歐文之用筆也亦如李廣程不識之兵整以

眼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眞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眞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

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
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
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
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祜、
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
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
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

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

文正公生子大誼

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叅知政事公以婿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駮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

類宋李沆

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框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

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
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
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
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
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其職然後遷其
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求
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
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

內則薦賢外則不伐人知古大臣如此

眞宗且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眞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知其所止眞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

今人則索謝恃我千萬矣那肯如此

眞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

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眞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詔德明來取眞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眞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眞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眞

臣德

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

凶之說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
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
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幷臣
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
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眞宗意解、公至
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眞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
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
見滋福殿眞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
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

有識

惜也十餘人姓名不載

處世去公無此例

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登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眞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眞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眞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

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
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
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
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
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
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後兄子睦欲舉進士
公曰吾常以大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
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

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于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爲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眞宗、眞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眞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
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孰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
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
天子孝思、來薦淸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
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歌詩、以諗廟工、

唐荊川曰只敘作相時事餘官不敘一事

歸震川曰不獨詔撰元勳體當如此盛世君臣之
際遂如指掌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

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敎大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卽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卽見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

中諡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
年二月癸酉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
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修考次
公事具書于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眞宗皇帝時天
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
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
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
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圜
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

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其盛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

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吴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眞宗召見旣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眞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

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令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令天子為皇太子、以從龍之臣、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克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有所

進稿八十卷何多也

詔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眞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䟽論張耆不可

大是

抑外戚

元獻何以有此

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
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
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
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
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
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
（大是）
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公
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
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

前財自宮禁非元獻不能非仁廟不從

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名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

及爲相僉務進賢材嘗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旣厭西兵慨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旣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

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眞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公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享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也

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嬰顯諸侯、傳載桓子、
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
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眞宗、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
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
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
今旣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
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
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顧瑞屏曰得史遷之髓遂無一筆不明以法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

文正公一生大證不越二語

音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科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敘、箋、仕　郎　叙　贈　官　变体

看文正公
開三處

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䟽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

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
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
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
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
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
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
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
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
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

文正公任難處

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文正公將略處

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户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

開畝帝公

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臂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

文正公未愳之志

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

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别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

以文正之賢仁廟之明蹈危如此此歐公感慨處

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䘏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

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
臨事自縉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
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
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
大者亦公之志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
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

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
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
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
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殁有贈謚
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歸震川曰歐陽碑文正公僅千四百言而生平已
盡蘇長公狀司馬溫公幾萬言而似有餘旨
葢歐所長在史家蘇則長於策論兩公短長
處學者不可不知也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

家法不遷於世俗葢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刻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

存問勞賜不絶、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
知平遥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
獄、知揚州河東陜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戸部副使、
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
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内銓、知審官院、
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
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
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二年、遷吏部侍郎樞密
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

決其官臨

真德政
今何有

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
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秋毫終日無倦色至於條
目必使吏不得爲奸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
行始屈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
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
公權知鳳翔府二邪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
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
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
破産不能足徃徃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承興

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賊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

今日銓部之弊亦然

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

難得杜祁公

仁廟更難得

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之慶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爲相佐佑而公尤抑絶僥倖凡内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内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

歐公最感慨處故誌杜公而併表焉

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雁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議論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

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奬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

而爲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
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
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
相里氏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太理評事訢太常博士
訥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
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綖次適單州團練
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於家其子
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
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於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齒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員、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即命於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耇、賚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旣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唐荊川曰此文之宏豈班孟堅下哉

茅鹿門曰法度嚴整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

謚文簡程公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於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于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尹闕之神陰鄉張留里其孤又以請於太史而史臣修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

終之大節合而誌于墓焉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
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于魏安鄉侯昱之
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
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
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冀國公諱元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
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
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信中詔
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

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
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即
位乃遷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
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眞宗實錄而起居注
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
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
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
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
坐次下當陛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爲小故

爲吏當如此

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爲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爲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處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爲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

妙用

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譏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

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入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屈隘。其烓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灾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

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修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

惜其語多不詳

今日安得有此事

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比京建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

尚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粥、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光、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呂孫、守秘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

寡言咲愼於知人既巳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懽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於輔藩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阡惟其休聲愈遠彌長

歸震川曰墓誌與碑銘其書不書互見而此尤覺

整雅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本經術之文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真州楊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尚書、賜緋衣銀魚、出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

異人不可不知

忠大典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
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
祠於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於
内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
支局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
官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内銓入
内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爲
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
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

方豈

窮治誅夷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
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官修撰判館事兼
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
審刑院群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
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
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
外和群居咲語讙譁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色與人
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
可回止而其趣要歸于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

尤見公得大體處

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于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于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為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為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

下五事非文墨士所曉

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群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祠于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尉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于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

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于子而極于亥然陰猶强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内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

靈公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
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
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
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
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
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
始于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
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
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于方鎮八十年矣

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愼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群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今難之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于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于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洲宜分

爲二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即位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不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即以其年十一

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陸亭公之曾祖
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
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
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
太夫人父諱霦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
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
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
二千八百戶實食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
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

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爲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
蚤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
宗厚秘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修太
常寺大祝行修守秘書省校書郎簡修試秘書省校
書郎世修德修安修奕修慎修益修公自爲進士知
名于時楊文公憶得其詩題于秘閣歎曰吾恨未識
此人其舉進士也謝楊夏公綠薦公爲第一公名以
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
死謂公曰我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

以此報乎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欲也浮圖嘆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嘗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曁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温温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名嘉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而愈信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宜國黃耇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不朽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

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坼司又權度
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
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
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
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
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廻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
自古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
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
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

媿卽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旣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

看他筆法委蛇曲折處

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群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於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側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於時矣嘗

永興闕守因而請行卽拜翰林侍讀學士克永興軍
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
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
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
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州皆有善
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冐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
今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
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
不拾遺公於學傳自六經百氏古今傳紀下至天文

下文公一生大略多悲慨之音

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薇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也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

於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

四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六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搆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勛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璵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蚤

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丞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大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於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敘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

傳五卷弟子紀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
年十月辛酉其弟放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祥符縣
魏陵鄉瀰於先墓以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强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
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
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
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唐荆川曰首尾分應有力自班馬中來

歐文卷之八　終

宋大家歐文忠公文選卷之九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叅定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旣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

便爾悲慨淋漓

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眞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縉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耶（名言）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

描寫梅公豪氣逼人

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
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材召
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
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
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
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嘉之
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使
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於賊召
還遷太常丞三司户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

跌宕淋漓太史公文章也

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圉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跡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折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

應前

是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滁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某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

宋嚴驛馬之禁如此

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内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徃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内銓、改侍讀翰林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爲詩、爲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眞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

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語歎氣不歎）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加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

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
惟義之爲困於翼飛中垂以歛一失其塗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旣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歸震川曰雜之史遷集中覓不可復辨

偉男子舉動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於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於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爲可榮於國家計爲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慥慥而授以言曰臣聞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借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爲陛下無窮之慮者其

公長于兵
故先次公
江盡

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
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憂懽以其語并其兵論
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
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
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爲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
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
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
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
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

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於庭以爲可用而世多非
其刀楯修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兎毛
川爲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益世未嘗用其術爾然
公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
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
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爲解竦復論公不
惡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歲
墨爲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
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

前五事此六事惜也皆不傳

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

合古兵法

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爲并代麟府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敕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

公嘗爲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爲團練使以卒

下次公官字

累官二字直貫到皆有能

其門人親戚厮養用崇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爲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産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爲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眞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爲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内銓三司度支副

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五州、
所至皆有能績、爲人廉潔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
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字次公、曾祖
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王
氏、太原郡君、六孫景略、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彥、公
卒之明年秋、其子侁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
十七日、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
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
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爲諫官時。

嘗與公爭議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
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爲可信
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誌中未詳世系乃載於銘

遠矣楊氏、有來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
四時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
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南、祖居僞邦
令于烏江、又遷南粵、皇考是生、晦顯有時、發于皇闕
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
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

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知楊世愈久而蕃次第弗迷昭穆綿聯公其歸北安千萬年

茅鹿門曰奇而錯落

先條次官蹟

提舉事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逵祖諱璵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爲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爲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爲明

詳

綏禁並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
更立至今用以爲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
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員外
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爲提點福建路刑獄察
獄之寃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中福
建七州皆震慄御史考其課爲天下第一遷司勛員
外郎開封府判官荊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
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今天下多事如劉某者不
宜久居於家乃復起爲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言事

文提刑事

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弛壞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暇君所舉察簡而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州縣使人往者輙因辱侮慢辰鼎澧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輙出爲

最得撫夭大体

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爲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嘲啾拡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嘷呼跑虓駭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君所爲而蠻亦卒無事復爲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於契丹還言澶魏築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河果

下總生平行誼之大者

四件亦吏業卻又撮提獨見處

决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爲司勛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爲知者所薦爲人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爲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劉晏亦如此）君常以民爲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必爲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其守官不爲勢牽不爲利奪爲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號强吏喜員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

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奈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十萬斤君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奈何增之天子爲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寛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爲君罷之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其事三司使欲用其私

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卿眞卿亦蚤亡敞今爲大理評事攽鳳翔府推官皆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縣某原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

是將久大、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顧瑞屏、曰嚴整

想案處真千古絕調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墓者廼予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

嗚呼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鄉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殁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

此事頗可觀

其孝好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廕補英州眞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谷爲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今日銓曹亦然）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賕賄污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奸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

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强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寃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由是知君爲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旣大籍强壯而訛言相驚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糴君發常平倉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産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

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於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於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於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

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徵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銘曰

强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夭善在人宜有後銘於石著不朽

茅鹿門曰逸調

文蔚全州清湘令次適杞不仕孫曾孫若干[illegible]氏生子
男二人遵謹遵徵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
臣其三尚幼銘曰
疆而仕古之道終中書不為天善在人宜有後銘於
否者不朽

頂生平六畧處一抑一揚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兄弟二人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强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自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小○結○上○文○○○○之間予與其兄弟友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

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源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
（此猶是宋時之兵也）
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起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

韓范富公之罷歐公最感慨處故誌當時名士往往及此

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容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

可涕可涕 憤極

文以兩兄弟相映

南府壽安縣苷泉鄉龍洲里其平時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於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無限至情

名

歸震川曰淒涼慷慨

劃然四件以下段段分應而錯見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强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

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户曹叅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

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
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
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
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
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
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
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
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
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

叠叙不堪
行徑感慨
悲傷隱然
言外

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

可悲

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茅鹿門曰歐公最得意友亦最着意之文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欽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

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於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

子美所以
得罪與世
從說其描
寫字字淋
漓可涕

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盗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携妻子居

數言曲盡

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趙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

悲咽

銘詞可涕

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子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

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其永

垂

歸震川曰淋漓之色悵惋之致悲咽之情種種逼

人

徐文昭曰人佩其淒清我轉賞其激烈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

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温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

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弃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

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閉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沒經更載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汩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畢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

不在斯文

唐荊川曰一生大事或綴在前或綴在後銘詞擬

樊宗師銘

顧瑞屏日錯綜

續瑞屏日譜祭

樊宗師銘

唐荊川曰一生大事或發在前或發在後論詞據

光焰

寫出先生氣岸

徂徠石先生墓誌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

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奸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

人之所難行

所謂遇事發憤作爲文章

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畊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

所謂奸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奸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

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
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
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
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
善結束
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
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
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
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
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

仍歸到魯人身上

謂待彼謞熠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謞熠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皇

皇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唐荊川曰此文極其變化

皇一抔之迹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illegible]

壁與藏舍自古聖賢皆然兮豈意于雖毀其何傷

唐荊川曰此文極其變化

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月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䘏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

以詩立案

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
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
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
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
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
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
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
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
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

一筆不史遷

不脱詩字

詩然用以爲懽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輙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於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廕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

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蚤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三十卷

仍以詩結案

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銘不躓於艱不履於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歸震川曰通篇以詩作案此昌黎貞曜誌體也

評以詩說

不敢其窮[illegible]平

聖俞以為知言錄曰[illegible]

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

蔡君山墓誌銘

予交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於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

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閒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媼一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

今日亦有爲民伸寃知是者乎

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寃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

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亭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於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

哭紉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

有言死孰謂天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

父母

顧瑞屏曰情詞嗚咽讀之似有酸風從窗隙而入

矣矧送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illegible]

有言死號謂天于墓子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

父母

顧瑞屏曰情詞悲咽讀之似有酸風從窗隙而入

序一生大略

序歷官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强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辨者不能窮也已則黙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僻）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

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

又撮出治人著書二事

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鑑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爲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

無限悲慨

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卒於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於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爲理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

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
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幷州司户叅軍次曰
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秘書丞錢袞
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
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圉城
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南夏岡由太父而下三
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
不苟嗟吾鄉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考君子之守

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有不朽惟其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歸震川曰其文澹蕩其思悲慨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

以文章意氣一篇眼目

點次如畫

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
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
握手噓嚱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
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
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間常問其平生所
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
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
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
其文讀之博辨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

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

銘極感慨之致

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徐文昭曰從生平交游感慨爲誌令人可歌可舞欲泣欲笑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旣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懽呼上下角逐爭相

徊環宛
欝頓挫
淋漓

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

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其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𢿱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

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下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蚤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

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歸震川曰工於寫情略於序事極淋漓懸響之致

茅鹿門曰摠寫交游之情而自任及樂善宛然言外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郡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爲殿直公爲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於當世質夫爲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於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

次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爲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爲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顔回之道著於萬世非其

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瞽不得為善人卒為頑父是為惡者有後而無益為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為善者可以不懈為簡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於地下復何道哉某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為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

質夫之賢雖其闕矣文也其存

葬鹿門日可爲無後者之惻

通篇直敘聖俞書詞蓋婦德不彰於外惟其夫悉之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

夫之賢婦之賢具見

下贈妻王氏亦爾

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悲感）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此）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户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種○描○寫○本○司○馬○相○如○傳○來）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吾所交皆一時賢俊豈其屈已下之邪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

悲婦人語

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
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
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
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
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
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殁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
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妙○簡○而○至○）
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
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

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去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唐荊川曰叙女德簡叙書詞纖悉

歸震川曰法度恰好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郎中母曰廣陵縣君勾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二年陽夏公卒於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葬於某所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於某州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官舍遂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公之墓云

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曾氏世爲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予偕官於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尚無恙其於景初景温方爲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予日至其家進拜賓客見其鬚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方爲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罇席之間者皆頎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爲賢婦以柔順事其夫爲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爲賢母後

二三年賓客薨於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於鄧又十餘年景初景温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爲某官景温某官景平某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爲婦之禮備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賓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於碣始見謝氏更一世矣其爲之書也宜得其詳

唐荆川曰最善生發此是作女人文字之法也

終

歐文 卷六

二三年寄落藩於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於鄧又
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爲某官
景溫某官景平某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爲婦之禮備
於其子立家之道成章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賓
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於陽始見謝氏更
一世宗其昌以書也宜早其